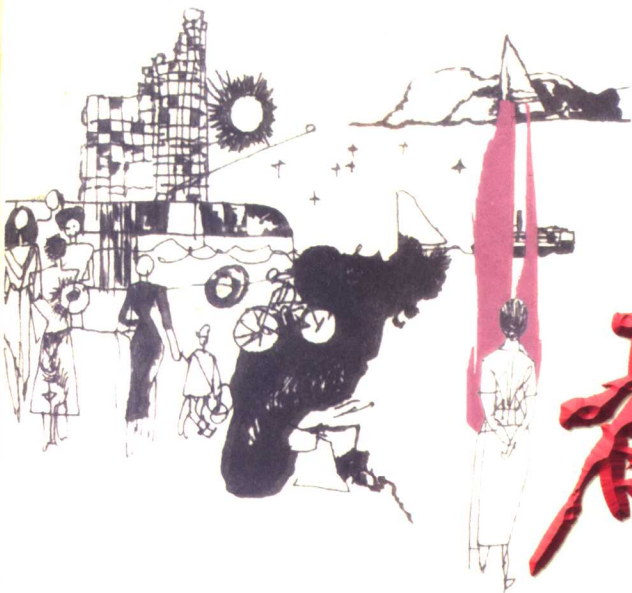


◎ 谈歌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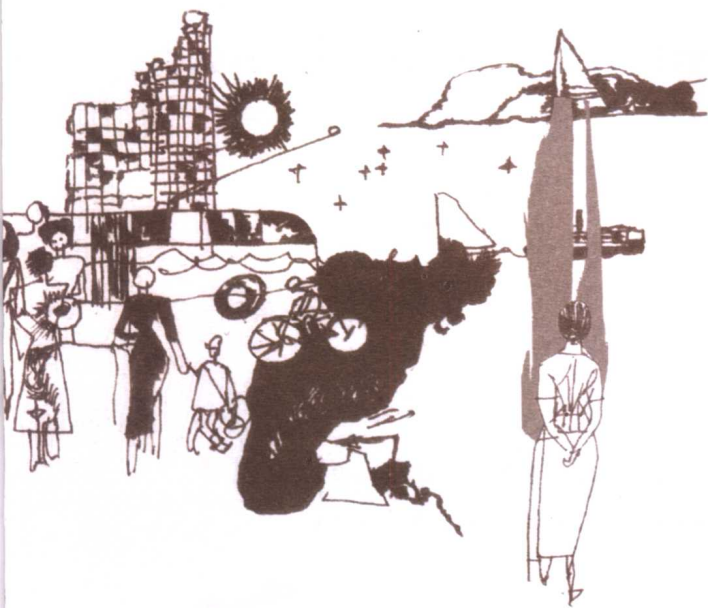
都市 豪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谈歌 / 著

都市豪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豪门/谈歌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306-3893-9

I. 都… II. 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620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08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2.00 元

第一章

1

袁一明到报社两个多月了，还没见他们头儿冲他这么笑过。其实像这样的笑容袁一鸣从小就见得多了，不过那都不是冲他，是冲他爸爸，他爸爸那时候是春江市的副市长。长大以后的袁一明知道了人们形容这种笑容常用一个词：谄媚。

眼下袁一明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主任给他倒水。究竟是官家子弟，不会动不动就受宠若惊的。但是他心里确实在嘀咕，他觉得大灰狼一旦冲着小羊羔微笑起来，那只小羊羔就离倒霉不远了。

李主任小心地把一个一次性纸杯放在他跟前，甩了甩手

指头，表情很亲切地劝道：“小明啊，这是今年的新龙井，你尝尝。”

袁一明就端起杯子来啜了一口。

李主任笑得更亲切了：“小明，团市委想搞一个春江市青年歌手大奖赛，力量不够，意思是和咱们报社联合搞，报社把任务交给了咱们部。”

袁一明又端起杯子来啜了一口，淡淡地一笑：“主任，这活儿可不好干啊。这是个大工程，经费从哪儿出？您就是把咱们部放典当行押了也不够这台晚会的。”

李主任笑道：“所以就得拉赞助。小户头没啥意思，不够解渴的，我的意思是找找蓝天集团。”

袁一明终于从这杯淡淡的龙井里喝出味道来了。他低头看着手里的杯子，茶叶在里面载沉载浮着，袁一明冲着茶叶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同时心中恍然大悟，李主任那笑容仍然不是冲他的，是冲他二叔。

袁一明的二叔袁家梁现在是袁家整个家族的骄傲。他是春江市最大的民营企业蓝天集团的董事长。如果你是外地人，在春江市打听市政府办公楼可能有人不知道，但是打听蓝天集团，无论是街头卖菜的还是垃圾堆里捡破烂的，都能准确地指给你。

袁一明知道二叔的蓝天集团有几亿元的注册资产，但没人说得清二叔到底有多少钱。到底贷了多少款？到底赚了多少钱？他欠别人多少钱？别人欠他多少钱？统统说不清。据说他还拿出款来放高利贷，杨白劳欠黄世仁多少钱？那就更说不清

了。有人私下统计过,现在春江市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市民拥有蓝天集团的股份和债券,也就是说,每十个人中就有三个半人把钱放心大胆地交给了二叔,让他去搞生意或者去搞别的什么。有时候袁一明走在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会想起这个百分之三十五的数字,无端地就觉得这些陌生的人们都和袁家有点关系。

但是,袁一明读完研究生回到春江市,又在热门单位春江市报社落下脚来已经两个多月了,还没有见过二叔袁家梁。袁一明看着李主任那张笑脸,也还了他一个苦笑:“主任,不瞒您说,我回来这些日子了,还没跟我二叔见一面呢。听说他出国了。”

二叔确实出国了,袁一明前几天刚和大哥通的电话。大哥袁明达说二叔现在特别忙,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二叔正忙着出国找项目呢。大哥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得意,袁一明想象不出二叔是一种什么样的忙乱样子。

袁一明有几分庆幸,他很高兴二叔在这个时候出国解了他的围。从心里讲,他是不愿意求二叔办事的。

李主任笑得胸有成竹:“我问过了,你二叔昨天晚上回来了。”

袁一明苦笑道:“其实这种事你们直接找他就行,我总不能一见面就跟他要钱吧?”

李主任笑道:“不是我们不去,我们就是去了也见不到袁爷的,所以这事你务必亲自去一趟。”

在春江市,如果你说起“袁董事长”什么的,就证明你是外

地人。许多春江市人都称袁家梁为“袁爷”，一个地头蛇味道极浓的称呼，让人想起旧上海滩那些牛皮烘烘的大亨来。

袁一明放下茶杯站起来，说：“那我试试吧。”说完就告辞出去了。

袁一明在外地上学的时候，也知道他的二叔袁家梁是春江市的大企业家，但他并不知道大到什么程度，也不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毕业回到春江市才发现，袁家梁的影响在春江市无处不在。就算你想摆脱，“袁家梁的侄子”这个不是身份的身份，也还是在无时无刻地纠缠着你，萦绕着你，让你剪不断理还乱。

两个月前，读完了研究生的袁一明坚决不肯听从大哥袁明达总经理的劝说，留在蓝天集团当秘书，他不想在二叔的公司做事。袁一明想进报社，他想新闻单位和二叔的公司总该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吧？而且袁一明学的是中文，读研的时候修的是比较文学，也算专业对口。可他办手续的时候才知道，报社早就严重超编，根本挤不进去。现在报社靠着广告，盖了办公楼分了住房，福利待遇在事业单位里首屈一指，早就成了众矢之的了，有点儿门路的都想往里钻。

就在袁一明一筹莫展之际，报社却突然来了通知，让他去上班。袁一明懵懵懂懂做梦似的就走进了报社那漂亮的大楼，羡慕一帮师兄学弟。袁一明暗自得意，觉得人间还是有公理在，自己这十年寒窗总算没有白费，学识气质终究胜人一筹。不料，袁一明这良好感觉只保持了三天，就被坐他对面的小许破坏掉了。小许是市政府秘书长许行的女儿，说话办事快人快

语,向来少顾忌。那天负责清扫的临时工请假没来,袁一明就拿起笤帚胡乱划拉了几下,被小许看见了,就笑,说袁家梁的侄子怎么能干这样的活呀,还是我来吧。袁一明涨红了脸,说你以后少在我跟前提我二叔,我凭本事吃饭,和袁家梁没关系。小许就撇了嘴,说你少来这一套,没你二叔,你能到报社来?袁一明愣了愣,说我到报社是专业对口,我一个学汉语言文学的研究生,分到报社来有什么不正常的吗?小许冷笑一声,说你问问你大哥,你是怎么到的报社?说完就不再理他了,弄得袁一明怔怔的,心想她一定把我当成口是心非的虚伪的家伙了。

袁一明真的给他大哥打了电话,袁明达哈哈一笑,说明明呀,你别天真了,现在谁还认真才实学呀。是我跟二叔说你回来了,想进报社,二叔找了市长,宣传部景部长亲自拿着市长的条子找的报社。袁一明在电话里愣了半天,最后说让大哥费心了,就挂了电话。袁一明觉得自己就像那只猴子,跳来跳去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蹦跶。

不过袁一明的沮丧是在自己的心里,对小许他是不肯承认的。他想你牛什么牛,你还不是靠你爸爸才到报社来的。小许的父亲许行是市政府秘书长。

“哎,想什么哪?”袁一明回过头来,小许探询的目光正在他脸上酸来酸去。

“想你哪。”袁一明冲她挤挤眼。

小许眼睛一弯,笑了。袁一明发现小许笑起来其实挺甜的,只可惜她不常笑。

“李主任找你干什么？”小许笑罢了问。

袁一明就把青年歌手大奖赛的事跟小许说了，然后发牢骚说：“报社直接去找不就得了，让我去这不公不私的算什么呀。”

小许就笑：“李主任没说瞎话，你二叔现在谱儿大了，一般人真是见不着啊。就连宣传部那几个副部长见了你二叔也跟见了爷似的，点头哈腰那叫一个尊重。”

袁一明没说话，若有所思地看着小许。他记得大哥说过，小许的爸爸许行秘书长和二叔是好朋友，可不知为什么，小许每次提起二叔，都是一脸不屑的神情。看来官和商真是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友谊的。

小许又说：“听说你二叔最近到法国跟一个什么公司谈生意，要在咱们市投资。这下你二叔更露脸了，省里市里正为找不到投资的外商急得要上房呢。”小许说着，神色间露出愤愤的表情，袁一明耸耸肩，心里说莫名其妙，引进外资怎么了，你跟外资有仇哇？

2

袁一明读完研究生回到春江市，按照礼数提了烟酒去看望过二叔。他知道二叔现在什么也不缺，别说烟酒，你开辆奔驰送他他也不会心有所动，不过是那么个意思。可去了两次都没见到，不是二叔摆架子，他知道二叔决不会跟他摆架子，是二叔确实总有比见他这个侄子更重要的事。他只见到了大哥，

大哥见了他是真心高兴,在本市最大的酒店给他接风,大姐大姐夫也来了,大嫂没能来,大嫂一年前去了法国,以留学的名义出去的,刚办了绿卡,两个孩子也带出去了。袁一明问二叔来吗?大哥说二叔有事,不来了,运生可能来。

那顿饭吃得刚从学校里出来的袁一明有些傻眼。宽敞明亮的大厅,柔和雅致的灯光,光可鉴人的地面,穿戴整齐的服务生。每人跟前摆着三只酒杯,分别是盛红酒、啤酒和白酒的,每喝一口,就有服务生走上前来笑容可掬地问一句:先生,给您倒红酒,倒啤酒,倒白酒?弄得袁一明很不自在。他对服务生说,我只喝啤酒,把红酒杯和白酒杯撤了吧,服务生就跟没听见似的,照旧走过来笑容可掬地问先生给您倒红酒,倒啤酒,倒白酒?

最让袁一明感到吃惊的却不是这里的排场,而是他的哥哥姐姐们和这里的排场完全配套的表情和气质。他们熟练地喝着五粮液、人头马,优雅地微笑着,低声地谈话,神色间却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的。袁一明举杯敬酒,不说感谢大哥,却说感谢二叔,他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好日子。于是大家都笑了,袁一明的大姐趁机劝道:“小明,二叔是最器重你的,总说咱们家就出了一个会写文章的,你还是过来给二叔当秘书,一个月挣的顶你在报社挣一年的。”

大哥也说:“就是就是,小明,你还是来二叔的公司吧,别在报社挣那一壶醋钱了。”

袁一明不置可否地笑,冲哥哥姐姐举杯,说:“你们都成大款了,今后还能没我吃饭的地方?”就一仰头喝了那杯酒。

至今回忆，那天在饭桌上的话题就是一个钱字。其实也是，如果不谈钱，就不是当代的中国人了。一切话题都不会真实。那天，他的哥哥姐姐们脸上全都显露着幸福，是啊，现在像他们这样幸福的中国人不多啊。袁一明看着大哥签支票结账，眉宇间淡淡的，有着因为惯熟而生的无所谓，那无所谓里却张扬着优越。是啊，现在能用支票结账的中国人也不多啊。那顿饭花了八千多块钱，袁一明一年的工资。

那天运生到底没来，袁一明的心中怅怅的。

运生是二叔的儿子，袁一明的堂弟。确切地说他是二婶的儿子，二婶和二叔离婚以后，运生判给了二婶，这么些年一直跟着二婶，跟二叔父子俩走动不多。他比袁一明早两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工作没去，自己折腾买卖呢。袁一明对他这个堂弟别有一种亲切之情。三天后，他和运生在一家小酒馆见了面。没有服务生一遍遍问要红酒要啤酒要白酒，两个人喝着廉价的本地啤酒。袁一明觉得自在多了。他打量运生，觉得他这两年一定很累，年轻的脸庞都透出沧桑来了。

袁一明给运生倒上酒，问：“你这是何苦，找一家单位，稳稳当当的不好？”

运生苦笑：“我妈已经提前退休了，每月拿百分之八十的工资。我继父就是那点死工资，文联那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妹妹上高中，学校三天两头要钱，物价又涨得厉害，我要不跑点买卖，家里的日子就太紧巴了。”

袁一明试探着问：“二叔不接济你们点儿？”

运生不置可否，端起酒杯来干掉了。

袁一明叹了一口气,又说:“你应该常去看看二叔,你是不是挺恨他的?”

运生摇摇头:“我真不是恨他。我爸现在特狂,所以我不想见他。他以为腰里揣满了钱就能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将来有他吃亏的那一天。”运生说这话时,目光空茫,说着又端起了酒杯。袁一明端起杯来和他碰了一下,有些了解了运生和二叔之间那种割不断的父子亲情。

3

袁一明回到春江市,才算真正触摸了他二叔的风光。在此之前虽有耳闻,总觉得与自己无关。回来之后,躲也躲不掉的二叔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围绕着他,找工作,出外应酬,表面上和二叔毫无瓜葛,但在别人眼里,他首先是“袁家梁的侄子”。袁一明从不习惯到麻木,现在已经开始不自觉地使用这个身份了,他发现,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一提“袁家梁”这个名字,就变得容易了。惹得袁一明不时在心里感慨:成者王侯败者寇哇,谁能料得到二叔的今天呢。倒退十几年,袁家梁还是袁氏家族一个败类的形象。

认真起来,袁一明心里是仇恨二叔的。他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父亲的死,跟二叔有直接关系。袁一明的父亲“文革”前在春江市任市委秘书长,“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打倒“四人帮”以后,“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官复原职,当时一起挨整的一个老上级顾念“牛棚”中建立起来的阶级感情,就

把已经恢复了职务的袁一明的父亲，提成了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袁一明的父亲袁家栋是一个作风谨慎工作扎实的人，政绩颇著，是几个副职里最有希望提升的，如果后来不是袁家梁出了问题，他很可能现在就是一个离了体的市长或者市委书记。然而事实上是，他只做了两年半的副市长，就因为他弟弟的经济问题，被对手整下台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袁家栋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显然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一直郁郁不乐。后来索性办了病休，在家养花养鱼。只是鲜艳的花和活泼的鱼都没能调整了袁家栋的灰色情绪，1987年春天，他的花儿开得最热烈的一个日子里，袁家栋突然中风不语，从此默默地躺了八年多，再后来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和他一生相亲相爱的老伴也郁闷成疾，第二年脑出血病故了。

袁一明还记得，那是1978年，二叔当了九年兵，转业回到了春江市，是个副连级干部。这之前的一天，二婶来找父亲，商量二叔的工作问题。二婶跟二叔的婚事是父亲给撮合的，二婶原来是市委机关的打字员，被父亲看中了，就托人给二叔介绍。打字员高高兴兴地和二叔见了面，羞羞答答地相中了二叔，红红火火地和二叔结了婚。打字员就成了袁一明的二婶，二婶就不再打字，调到办公室管打字员。

袁一明记得那是七月份，他正放暑假呢，很热的天气。父亲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蒲扇，呼呼地扇着风。袁一明看着二婶，觉得她长得很像他们班里的贾丽丽。贾丽丽是他们班最漂亮的女生，大大的黑黑的眼睛和小小的红红的嘴，特别爱向老师问问题，问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恭恭敬敬的，就像二婶跟父

亲说话的时候一样。

二婶说：“哥，天真热啊。”

父亲嗯了一声。

二婶说：“哥，您身体好吧？”

父亲又嗯了一声。

二婶说：“哥，家梁快回来了，您看让他去哪个单位好啊？”

父亲停下手中的扇子，说：“我想过了，先让他到市委组织部当干事吧，家梁脑子好使，在组织部进步快。”

二婶笑了：“那敢情好，家梁就是个干部苗子。”

二婶很高兴地走了。

父亲和二婶都没有料到，在那个炎热的午后，他们两个替二叔设计的路，二叔根本就不以为然。二叔转业回来就去了啤酒厂，没跟任何人商量。为这事，二婶跟二叔吵了一架，父亲也跟二叔发了火，骂二叔没出息，目光短浅。但二叔还是坚持去了啤酒厂，当了汽车队副队长。一年之后，当了汽车队长。那年月，汽车司机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汽车队长就更吃香了。东西南北到处跑，可以买许多便宜东西回来。那时候袁一明的爷爷还活着，把二叔好一顿臭骂，说你没有大出息，开什么车？有出息的要坐车。

现在想来，如果二叔真的听从了父亲和二婶的安排，也许就没有他今天的辉煌了。性格即命运，这是一条命中率很高的真理。可能父亲和二婶都错了，二叔不是什么干部苗子，而是天生就该经商的。袁一明听奶奶讲过，二叔从小就爱钱，但他从不胡乱花钱，爷爷奶奶给他的零用钱，他总是攒在一起，做

他想做的事。奶奶说二叔有一次攒够了一块钱，就拿这一块钱买了一本稿纸，合一分钱一张。上作文课的时候，二叔就二分钱一张卖给没带稿纸的同学们，用这一块钱赚了一块钱。也许这就是二叔最早的原始资本积累行为吧。

人一旦和钱产生了爱情，就难免会像热恋着姑娘的小伙子一样被冲昏了头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金玉之言就会被抛在脑后。袁家梁只当了半年的汽车队长，就出事了。他倒手转卖了一辆已经报废的解放牌汽车，从中捞了好处，当时，汽车还是国控物资，这事就有点麻烦。两个月后，袁家梁就被收审了。

袁一明记得，那天还是二婶，匆匆忙忙地来找父亲。那天袁一明看着二婶不像贾丽丽了，二婶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周围有了黑眼圈，不仅是恭恭敬敬的，还带了乞求。

二婶说：“哥，歇着呢。”

父亲嗯了一声。

二婶说：“哥，今天真冷啊。”

父亲又嗯了一声。

二婶说：“哥，家梁被收审了。”

父亲的眼皮抖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已经知道了。”

二婶说：“哥，你得想想办法啊。”

父亲抬起头来，看着漂亮的弟媳妇，叹了口气说：“家梁他是自作自受啊，给他点教训也好，省得以后出更大的事。”

二婶有点急了，说：“哥，你可不能不管啊。”

父亲沉默良久，才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这点党性原则我还是有的。家梁的事有法管着呢，我还能干涉法律？”

那天二婶是红着眼圈走的。袁一明觉得二婶很可怜。二婶是带着他们的孩子运生一起来的，运生和袁一明一样还在上小学。运生一直紧紧地牵着二婶的手。

后来，又陆续有人找过父亲，替二叔求情，让父亲替二叔打点。父亲一概拒绝了。

两个月后，二叔被判了七年徒刑。

多年之后，袁一明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不替二叔活动活动，父亲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有时候，一步一个陷阱啊。”袁一明听得一头雾水。

袁一明又问二叔，当年父亲为什么不肯替你讲情？二叔苦笑：“怎么没讲，否则至少要判十五年。他那么小心，还是没在台上呆住。”说着，二叔的脸就暗了下来，“你爸是吃了我的牵累，不然他是会当市委书记或者市长的，至少不会退下来那么早，也不会走得那么早。”

袁一明这才明白，父亲当年说不管二叔的事是做给别人看的，他是托了最可靠的人去办这件事的。但是正如二叔所说，他那么小心，连二婶那里都没露一个字，还是被对手整下台了。

二叔的经济问题成了击中父亲的靶子，父亲的政治对手借此大做文章，在二叔入狱第二年，终于把父亲整下了台。父亲赋闲在家，终日郁郁。那天，二婶又来找父亲，手里牵着运生，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袁一明突然觉得，二婶老了。

那是袁一明第一次感觉到人生无常。

“哥，在家呢？”

父亲嗯了一声。

“哥，你注意点身体。”

父亲又嗯了一声。

“哥，我和家梁……离了。”

父亲手里的烟灰噗地落在地上，良久微微点点头，没说话。

“运生判给我了。”

父亲的目光就落在运生身上，还是没说话。

二婶拽过运生，说：“跟大伯再见。”说完二婶就走了。父亲也没有起身送她。

二婶后来嫁给了一个诗人，在文联上班。那诗人死了老婆。据说二婶如果不嫁给那个诗人，当时市委组织部一个副部长已经看中了二婶，后来那个副部长调到省里当了更大的官，二婶挺后悔的。其实怪二婶太心急，她完全可以嫁一个条件更好些的，二婶长得好，好嫁人的。

袁一明问过二叔，二婶究竟有没有爱过他。事隔多年，袁一明以为二叔应该不在乎这个问题了。但二叔脸色突地一暗，说：“也许爱过吧。但是她可能更爱你爸爸的地位。”其实袁一明也是这么想的，否则二婶不会在父亲刚退下来的时候就和二叔离婚。但他不明白，二叔既然已经看透了这一点，为什么还对二婶念念不忘。袁一明看得出来，二婶仍然是二叔心口永远的痛。